

淮安行

□刘倩到

如果乘坐高铁，从太仓向北出发，有一趟列车会依次抵达淮安、天津、铁岭。别问我为何想到这个，因为前几天我刚去了一趟周恩来同志的故乡。

那天预订车票时，我原本漫不经心，随手看了一下经停站，忽然察觉到这个细节，恰似在提醒自己的行程目的，于是万般感慨袭来。记得上世纪初，年仅12岁的周恩来从淮安出发，到达铁岭生活，三年后，又随伯父迁居天津、就读南开学校，19岁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写下那句著名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从此走上一条革命者的道路。而我这一次的淮安行，主要就是为了瞻仰周恩来故居。

周恩来故居地处闹市，距离明清年间淮安府和总督漕运部的衙门旧址很近。自古以来，淮安不是小地方。凭借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地理红利，古代淮安跻身“大都市”行列，单一个清江浦就留下迁客骚人多少风流笔墨。再加上明清漕运总督驻节在此，又能吸引南北东西多少名来利往？难怪有人开玩笑，伟人故居坐拥“黄金地段”，可见祖辈的出身并不窘迫。

是啊，周恩来年近花甲之时，赫鲁晓夫也曾当面话里带刺：“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出身于资产阶级。”一向冷静的他停了一会，给出智慧而又绝对写实的回应：“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人到中年以后，每每读史至此，我总是深深叹服——无论周恩来同志，还是许多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原本都有着不错的家庭条件和人生际遇，原本可以岁月静好或是起码“苟全性命于乱世”，但他们最终还是跳出了舒适圈，摒弃精致利己，全力以赴用自己的“大无”追索着一个民族的“大有”。

如今我们前往淮安，已是如此便利。即使想要重走周恩来的成长之路，向北抵达天津或铁岭，亦不过多坐几小时高铁而已，不必再如百年之前的周恩来一样历经坎坷。时代的变化令人惊讶而着迷，以致那一天路过古老的淮安清江浦闸，我立刻联想到了太仓。

前年定居这江南小城后，身为“新太仓人”的我常常想象，在没有汽车、高铁与飞机的年代，王世贞、吴伟业、陆增祥那些人，如何从致和塘或是盐铁塘的某

个码头登船，出了太仓州城的西门，沿着浏河或是又称娄江的水道，一路桨声欸乃进了姑苏，再慢慢转向运河北上，融入这个古老国度的治理体系。

我曾在船上生活过一段日子，深知这种交通工具会把时间拉得更加漫长，也会让人类的思绪挂满了枝蔓。四百五十年前，天命之年的王世贞曾有感慨，自己经行水路往来京师多达八次，“得失忧喜之事，错或接渐卜夜，所经露都会繁盛，若云烟之过眼而已”。于是他请吴地画家好友钱叔宝携弟子张复随船出行，以太仓至京师三千七百里水岸舟楫为素材，总共作画八十四帧——这套罕见的京杭大运河纪行实境山水画册，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名为《水程图》。很自然地，这套图的起点是太仓小纸园，在淮安留下的多帧画面里，清江浦闸列作第三十九幅。另一个花絮则是，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录有七十多名漕运总督的姓名，填补了淮安总督漕运部院的史志空白。

如今我第一次到达淮安，看到清波荡漾的里运河，穿过柱石留痕的清江浦闸，自然会把曾经的想象继续下去。我能想到那

些太仓的先贤们，身处樯桅林立、纤夫成群的年代，一路停停走走花了个把月，才能经过“姑苏城外寒山寺”，见到“京口瓜洲一水间”，再渡过长江向北，终于靠泊“淮水东南第一州”的清江浦。尽管这时，距离京师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但他们即将就此告别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南方，日益接近传说中“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朝堂。如果转换时空，某一年，周恩来的祖父或许同样循着大运河北上，从绍兴经苏州，迁居到了淮安，送来了一位人民的好总理。

逗留淮安数日，瞻仰过伟人故居，领略过运河风光，遐想过时代变迁，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发现——比如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原来也跟太仓有缘。张纯如的祖父叫张乃藩，上世纪初出生于淮安，算起来要比周恩来晚生八年。与周恩来不同的是，张乃藩就读于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先是出任宿迁县长，1937年春调任太仓县长，算是一条典型的体制内成长之路。

众所周知，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张乃藩到任太仓不久，淞沪战役爆发，他的主要任务变成

了劳军与安置难民。那年11月太仓沦陷，张乃藩随军西撤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再回江苏盐城、南通等地任职，解放前夕去了台湾。1976年，张乃藩退休后移居美国，那时张纯如8岁左右。如此想来，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爷爷必定对孙女有着很大影响，否则，如何理解张纯如作为一个出生于美国、从未在中国生活过的现代作家，却突然对五十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有了调查与写作的热情？

时光流逝，伴随着千变万化、千奇百怪的人类活动，最终成为我们必须坦然直面的历史。过往的一切貌似无足轻重，但各种细节的累加与巧合，总给后人以无限怀想。无论明清年代的一线运河，还是如今贯通南北的一条高铁，都可以串起那么多光阴的故事，给数百乃至数千年间素未谋面的人们打上缘分的标记。就像我——当我启程往返于淮安太仓之间，我是如此感激今时的交通便利，能让自己便捷地抵达一个纪念之地、完成一次瞻仰之行。我深信这绝非古代如王世贞、近世如张乃藩可以想象，却正是周恩来为代表的那一批人的满心期盼。



文化体育群艺争艳 职工生活丰富多彩

太仓解放后，职工群众纷纷建立工人文艺宣传队，各镇建立文化宫或俱乐部，有基础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也建立了职工俱乐部，配合宣传党的各项政治活动，排练各种戏剧。如：沙溪镇的“新孟姜女过关”、浏河镇“开国教育”、浮桥镇的“白毛女”等剧本，提供文艺宣传与熏陶，鼓励职工群众投身各项政治活动。

1954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活动中，各工会文艺宣传队排练切合形势的文娱节目，到街头演出、到农村联欢。1961年，文艺活动是大唱革命歌曲、大讲《红岩》故事，鼓励和教育群众参与农业生产。

老闸浦声篮球队和城厢镇奔英篮球队是我市最早的职工体育组织。有一天，以

太仓师范师生为班底的“奔英队”向各队挑战，环征全县各地，其与利泰“醒狮队”的比赛，属于强强对决，吸引附近乡镇无数球迷前来观战。解放后，各地的职工体育活动得到快速发展，全县篮球队发展到21支。各镇及单位还组织职工开展跳高、跳远、单杠、广播操和各种球类运动。

1954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大力开展职工群众体育运动”的号召，各基层工会的体育活动更趋活跃。工会系统的体育组织更加健全，逐步组建起职工体育协会。1963年后，在太仓县总工会的发动下，职工体育进一步普及，在车间工段建立体育组织，培养体育积极分子，开展小型体育比赛。

平凡铸就伟大 劳动竞赛建功勋

195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工会生产会议，确定工会生产工作的基本方针，工业和财贸部门组织职工开展创新纪录、提合理化建议和生产竞赛。

太仓县总工会在全市组织开展生产竞赛，首先抓班组建设，召开班组生产会议，定规划、拟措施，开展班组之间、车间之间、部门之间的挑战、应战竞赛，同时开展班组民主生活互助活动，建立班组教育阵地。

全县掀起挖潜革新和学先进的热潮，对稳定生产发挥着很大作用。譬如，有的纱厂开展学习、推广郝建秀细纱工作法，有的布厂学习和推广“五一”织布法，有的召开工会组长、积极分子和技工会议，还有开展的艰苦进甜，引导群众感恩新社会，激发工人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热情。

曹凤娣，贫农家庭的女儿，一名平凡普通的细纱值车工。在1951年推行“郝建秀工作法”时，她认真领悟，做到了减少断头，减少皮辊花，增加挡车机台，值车从400锭提高到1000锭，带领其他值车工提高看台能力。她的经验在太仓的纱厂推

广，她也因此成为工人们学习的榜样。1955年，她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1956年，在全国纺织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及全国轻工系统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均被授予先进生产者称号；1978年到1983年，当选为全国第五届、第六届人大代表。

张桂金，1954年担任纱厂细纱值车工，工作认真负责，遵守纪律，刻苦钻研技术，做到了细纱接头快、质量好，成绩突出。从值车工、测定工到教练员，她对质量一丝不苟，对技术精益求精。1959年10月，张桂金出席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此后，太仓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挥主力军作用，努力把太仓建设成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技术进步、文明富庶的现代田园城。

（素材来源：太仓市总工会）



留“莲”忘返 □姚建平 摄

开满梨花的山坡

□郑先红

我从小生活的城，以山命名。城里的每个区，也以山命名，花山区，雨山区，向山区……每个区都有座地标性的山，虽不高不大，登顶俯瞰，也能一览万家灯火。城里的路也有以山命名的，比如秀山路、佳山路……

我儿时的家就在一座山脚下，那座山叫霍里山，山下有个极美的村庄，叫梨花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句诗在梨花村有了具体的意象。与诗意境不同的是，一条铁轨围绕着梨花村。铁轨上的火车主要运煤和钢材。经过的火车不多，于是铁轨便成了我上学、放学必走的路。那时候的家长没有现在这么强的安全意识，小伙伴们大多不用爸妈接送，似乎也不担心火车来了我们跑不开。我们背着书包，有时手里搅着棒棒糖稀，悠闲地走在枕木上；有时一字步走在被火车轮磨得锃亮的钢轨上试着平衡力；有时老远一声火车轰鸣，我们立刻冲下石子坡，跨过细水沟、爬到柏油路上去，平稳而无聊地继续赶路。有时也会遭遇不测。那是个冬天，我穿着蓝色白条的滑雪衫，火车经过我身边，像是跟我恶作剧似的，喷出浓密的白烟，瞬间把我的滑雪衫打湿了。当时我恨透了火车的白烟和伴随的轰鸣，回家不敢告诉爸妈，感觉是自己犯了错，但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错。枕木间的棒棒糖稀凝固

了时光，火车喷出的白烟在滑雪衫上绣出透明的年轮。这钢铁铁龙既是危险的禁忌，又是游戏的图腾，在记忆深处拉响永恒的汽笛。

农历三月三，铁轨旁的矮山坡，野花漫山遍野，还有可拔出来吃的毛毛根。毛毛根细长甜嫩，学名茅根。女孩子喜欢弯着腰一根一根地把嫩尖的毛毛根从茅草妈妈怀里拔出，男孩子喜欢乘人不备，抢走女孩子手里集了一把的毛毛根，接着，山坡上便划出追逐的弧线，追着喊着就到家了。茅草上的甘甜仍在记忆里流转，那些被抢夺的嫩芽，原来是最早的怦然心动。那时的放学路，一边玩一边走，应该是很慢的吧！到了家，没有受到妈妈的责骂。上学路也是一边走一边玩，记忆中也并没有迟到的经历。是不是真如木心所说：“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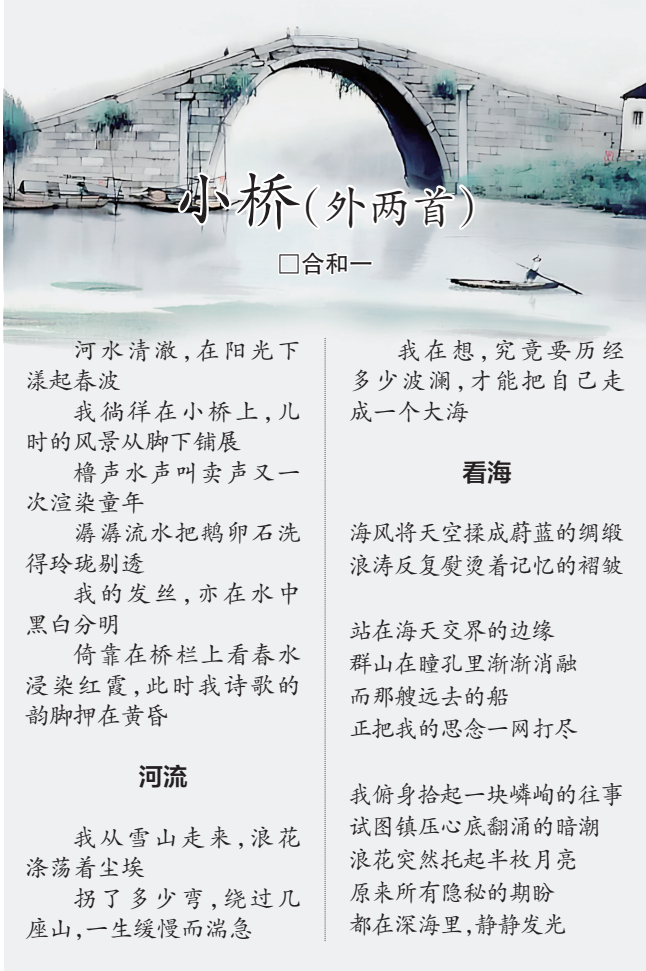
说到邮件，梨花村有个邮局，深绿色的房子静静地守护在铁轨旁边。邮递员穿着浅绿色的制服，推着亮绿色的自行车，车子大杠和后座上挎着墨绿色的挎包。他推车越过铁轨，把信件送给附近片区的铺户乡邻。每天都能看到那个熟悉的邮递员叔叔，那张晒黑的脸越来越亲切。

四月，梨花村盛装打扮，像个梦幻庄园，零星几家门户，剩下的都是梨花。这下你知道这儿为什么叫梨花村了吧？儿

时，我们的眼里装着一望无际的梨花，白的花，黄的蕊，五个瓣儿。那时我矮，梨花都在我头上，要仰着看。春天的梨花村，美得像走入了宫崎骏的电影，盛开的梨花把养蜂人吸引来了。养蜂人的家在哪儿？那时觉得他们好神秘，看不清他们面罩下的脸。又觉得他们好勇敢，不怕被蜜蜂蛰。有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们班的宋春林一声“报告”惊醒了昏昏沉沉的课堂，同学们看到他两个“鼓眼泡”的一瞬间，哄堂大笑。哈哈，这双眼分明是被蜜蜂蜇了。

梨花村有一个不算大的荷塘，足以给萤火虫提供舞池，足以承载小伙伴们的仲夏夜之梦。那个荷塘是秋红姐姐家的藕塘，她爸爸等待的是秋天的藕，我们这群小伙伴等待的是暑假的荷叶帽和一群群的萤火虫。星空下，不管玩什么游戏都是一片喧闹和一身汗。直到各家妈妈大声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夜才渐渐静了，暑气渐渐消散。“小猴子”上了凉床，萤火虫进了蚊帐。

告别了梨花村，告别了童年，我所住的军区大院也迁到市里去了。一别三十年，我才倏然想去霍里山寻找记忆中那个雪染春天的梨花村、那作为平衡木的铁轨、那青苔色的邮局、那流萤的荷塘……我心中怎能不知道：除了霍里山岿然不动，其他的一切都只能去梦里寻了……



□合和一

河水清澈，在阳光下漾起碧波

我徜徉在小桥上，儿时的风景从脚下铺展

檐声水声叫卖声又一次渲染童年

潺潺流水把鹅卵石洗得玲珑剔透

我的发丝，亦在水中黑白分明

倚靠在栏杆上看春水浸染红霞，此时我诗歌的韵脚押在黄昏

看海

我在想，究竟要历经多少波澜，才能把自己走成一个大海

海风将天空揉成蔚蓝的绸缎，浪涛反复熨烫着记忆的褶皱

站在海天交界的边缘，群山在瞳孔里渐渐消融，而那艘远去的船，正把我的思念一网打尽

河流

我从雪山走来，浪花涤荡着尘埃

拐了多少弯，绕过几座山，一生缓慢而湍急

我俯身拾起一块嶙峋的往事，试图镇压心底翻涌的暗潮，浪花突然托起半枚月亮，原来所有隐秘的期盼，都在深海里，静静发光



墨妙亭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